

## 文哥哥

□梁萍

文哥哥姓方，单名一个文，上面三个兄，下面一个弟，排行老四。那时我们住在苏联式红砖瓦房里，三层楼，我家住一楼，文哥哥家住二楼。小时候邻居们总拿我姐和文哥哥打趣，问文哥哥，你将来长大了阿要娶小英做老婆？文哥哥眼睛望望我姐，羞得扭身逃回屋里去。方家妈妈在小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几次半真半假地试探过我姐，我妈始终未置可否。

我们的红砖瓦房里，木制红漆楼梯贯穿上下，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爱聚在楼梯上玩耍。男孩子从三楼扶梯上一路滑滑梯滑下来，我们女孩儿也跟着滑下来；男孩子隔着几层楼梯往下蹦，我们女孩儿也隔着几层楼梯往下蹦。玩累了，男孩女孩就挤坐在一层的楼梯上嬉耍。我姐古怪，从不参加我

们，她放了学就在屋里画画。文哥哥坐在我上边，他心里想着我姐，手里却偷偷把我的稀毛癞痢头拆散了捋顺了编小辫，编完了又拆散捋捋再编。我佯作不知他在摆弄我的头，心里面却甜甜的痒痒的。回头对他笑笑，他也对我报之以笑，我觉得文哥哥好慈爱。

文哥哥1977年考上大学去了南京，我姐没考上，但听说文哥哥与我姐果真谈起了恋爱，书来信往的，我很高兴。过两年我也考上大学奔了外地，转年五一前夕我给文哥哥去信，说想去南京玩。文哥哥来车站接我，我远远就看见他了，瘦瘦的单薄的一脸笑。在莫愁湖，我巧遇了高中最要好的女同学肖萍，我们拥抱，手牵手好喜欢。文哥哥还是笑，一个劲地围着我们打转、拍照。

风云突变，我姐终究还是不乐意了，要跟文哥哥吹。好像

是嫌文哥哥人微言轻，在家没地位。再者方家老三“精屁眼”有回对我弟说，你家爷娘昨天夜里闹又“打相打”，吵得人不要想困觉了！弟弟回来后告诉了我姐。我姐想想，自己屋里的情况邻居们都晓得，怕将来进了方家门遭人奚落不待见。听说文哥哥闻讯赶回挽留无果，就扒着自家墙壁啜泣地哭。过了几年文哥哥终于抢在我姐前面赌气结了婚，对象是方家爸爸学校里的中专毕业生。

自1980年在南京见过文哥哥，之后再没见过。不久我们两家都分别搬到别处去了，再没了交集。文哥哥的事后来是断断续续听说的。他结婚生子后，老婆逼他下海经商。文哥哥天性文弱，人又单薄，无奈之下开了爿机械小厂。二十几年艰难困苦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文哥哥不幸得了癌症。文哥哥是个孝顺儿，苦来的钱挤出一笔为父母

买了房。老婆待他刻薄，把文哥哥当成赚钱工具，文哥哥在医院开膛破肚，她却在麻将桌上大呼小叫。甚至与人开房，彻夜不归。这一切都加速了文哥哥生命的归程，临终前一个月他强撑病体，为唯一的儿子操办婚事，完成了一个父亲最后的责任。病榻之上，文哥哥托人带信让我姐去看他，问我姐：如果我们当时成了，你会逼着我下海吗？我姐无言以对。记得文哥刚得癌症时，我妈打来电话，我很难过，想给他寄些钱去，妈说他不缺钱，缺的是关怀。我很后悔当初不知怎么想的，竟没能回去看他一下。

今夜，想起在童年的楼梯上坐着为我编小辫的文哥哥，想着比我稍长甚或比我年幼的亲人们竟已匆匆离世，与我们天人永隔，依旧难以置信，眼枯泪干！我唯有一头扎进深深的夜的臂弯，助我禁受这一夜万箭穿心……

## 微观



## 珍惜拥有

玛瑙

一年前买了本魔法森林涂色本。涂涂色，放放空，看着渐渐丰富的五彩斑斓心花怒放了两天，结果只涂了一页就躺在角落蒙尘。两年前买了台索尼白色微单，如获至宝，外出旅行用了两三次后，就被遗忘在抽屉里。许多原本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一旦占为己有，很快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光芒。它并非真的光芒不再，而是你早已视若无睹。

大多数人都是容易一时兴起也容易健忘的动物。无止境地享受追逐和收获的快感，却又不断在扮演移情别恋的角色。对物如此，对人亦然。

意识到不妥的那一刻，所幸，让已有的宝藏重新焕发光彩，为时不晚。

明媚的午后，魔法森林又开始绽放新的色彩，小白相机里新添了友人灿烂的笑容。

## 冷静的菊

杨方

早上醒来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，这一夜睡得好舒服。我信步来到阳台，深深地吸了口清凉的空气。

阳台上那盆冷静的菊，真是耐得了寂寞，什么时候才开呢？但在她身上我已经见着一丝秋的影子秋的神韵。黄巢写诗说菊：“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”，我倒觉得“青帝”是很有眼光和才情的，菊只有在秋天开花才更显其魅力，至少也算得上一个冷门，菊的性情就是这样冷艳清高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八回林妹妹探望宝钗时说得好：“嗳哟，我来得不巧了，早知他来我不该来，今儿他来，明儿我再来，也不至于太热闹，也不至于太冷清，岂不更好？”这不正是菊的性情秋的神韵么？孤标傲世、宁静淡远。我看了看阳台上那盆菊，会心地笑了。

## 给高跟鞋让个座

张仪方

有次放学乘地铁回家，到新街口站，上下的人很多，我旁边空出一个座位，就见两个人都奔那座位而来，几乎同时就要坐上去。这时，学生模样的姐姐让了座：“您坐，您穿高跟鞋！”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士推让一番，还是面带笑容，道了谢，坐上了位子。

给穿高跟鞋的让个座，在这以前，我未见过，更未想过。妈妈说，穿高跟鞋能改变女性站立、行走的姿态，能让我们更美——挺拔、优雅，因而自信。但这种美的获得，是要付出些痛苦的代价的。那位姐姐穿着一双白底蓝纹的运动鞋，想以前肯定是感受过高跟鞋的厉害的，所以她能体谅对方的不便。给高跟鞋让个座，给美一个体贴，也是让善心花朵般绽放。

如果你方便，也会给高跟鞋让个座吗？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2@126.com

## 小路

□谢观荣

走在秋天深处，发现很多铺满落叶的小路。这是最平常却又最奇特的场景，各种各样的落叶随心所欲地铺在路上，有点拥挤，又很和谐。

每年秋天，我都会去欣赏这样令人惊叹的小路。我常把自己想象成一片落叶，在秋风的拉扯之下，脱离母体，投入落叶的大部队。起先，也是不适应的，在枝头过惯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我习惯于远眺，喜欢随风摇摆身子发出爽朗的大笑。可如今，我却跌在地上，尘土弄脏了我的身体，泥块硌得我全身酸痛。可这就是落叶的宿命，我只能面对现实，很快，我就喜欢上这样的生活。每当秋风吹过时，我可以跟着风儿奔跑，看着不同的风景，体验另一种可以移动的生命形式。直到我累到了极点，在落叶群中静卧下来，使自己成为路面上最美丽却又

最不起眼的一员。

当我从遐想当中醒悟过来，总是不忍心走上这条小路，我害怕踩痛了这些调皮的落叶，惊醒了它们正在做的美梦。但是落叶们不在乎，有很多眉开眼笑的叶子仿佛在鼓励我，让我走过去，踩上去，它们现在已经是供人行走的小路的一部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小心翼翼走过时，我感受到了落叶们的欢愉，大概只有走的人多了，把叶子踩实了，它们才能融合到一起，永远也不再分离。

我突然想起儿时，每当落叶铺满路面的时候，母亲总带着我去打扫落叶，然后用簸箕背回家做烧锅的柴火。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，我用扫帚把落叶扫成一个个小堆，母亲过来装篓。

如今，母亲老得已经行动不便，可每到深秋，她仍会去打扫门前小路上的落叶。现在不是生活所迫，她是害怕我不认识回家的路。

## 明早吃什么

□吴瑕

每天晚上我喊孩子睡觉时，他总是调皮地问我，明早吃什么。我笑你梦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吃。

上中学的孩子正在拔节，我们忙，中午让他在学校里吃，从健康角度出发，晚餐也不怎么丰盛，早餐我尽量不重样。黑芝麻汤圆配煎鸡蛋，热豆浆加蓝莓面包，芹菜水饺配馒头，全脂奶粉配红豆吐司，肉丝鸡蛋面配一盒酸奶，馄饨煎饺加牛奶，皮蛋瘦肉粥加全麦吐司。这些制作起来不大耗时间，上班族的早晨都是争分夺秒的。轮流吃过之后，小子还是馋着新奇的早餐，晚上总喜欢问我，明早吃什么。

明早吃什么，我也不确定，醒得早就熬各种粥，时间不充足就一暖水瓶开水倒进锅里，

下水饺，煮汤圆，用微波炉加热面包。再不济也会给孩子煎个鸡蛋，热袋牛奶，削几片火腿肠夹进吐司里，让丰富的营养早餐撑起孩子的好心情，肚子饱了，心情好了，背起书包和我笑着挥手，走进朝阳里，瘦高的身影里有我无比眷念的目光。

再匆忙的早晨，一起吃早餐，同甘共苦，彼此关爱互相配合里，增添了家的凝聚性。想象不出，一大早起了床一家人出门各走各的忙着吃，还有家的共享味道吗？

不只是孩子，老杨也会问，明早吃什么。我说吃阳光空气和自来水。明早吃什么，我从来不告诉他们。让他们揣着期待入睡，做个甜蜜的梦。梦醒了，吃什么都能吃出好心情，吃好了家的百味，才有满满的勇气去面对朝阳开拓新的征程。热情就在早餐桌上奠基、延伸。



少女头像【匈牙利】N·瓦尔加

## 一大碗馄饨

□陈华

深秋，父亲带着母亲去遥远的城市看病，我成了一家之主，拉扯着弟弟妹妹。那年我8岁，小弟刚满3岁。

那晚，弟弟哭闹得厉害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嘴里哼着儿歌，用手轻拍着弟弟的后背，可是，没有一点作用，弟弟的哭声更大了，我束手无策，焦急如焚，无奈以泪洗面。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，是邻居阿姨。她从我手里接过弟弟看了看，又把弟弟递给我，转身出了门。

阿姨是一年前落脚到这个村子的，孤独一人，不多言语，少与人交流。每天做好馄饨要步行十多里路，带到小县城去卖，不声不响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，一任花开花谢。

一会儿，阿姨回来了，双手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馄饨。香喷喷的味道一下子充溢了房间的角角落落。阿姨放下碗说：

“小孩儿无大碍，只是饿了，寒气又大。”然后，她把一碗馄饨分成了四份，递到我们每个人手里，自己端起最小的一份喂小弟。吃到馄饨的小弟不再哭泣，偶尔还露出一个调皮、讨喜的笑脸，渐渐的，吃饱的弟弟，打着轻微的鼾声入眠。

阿姨出门前叮嘱我：秋寒，晚上要注意保暖，还有一些照顾小孩子的常识。以后，每天晚上阿姨都会送来一大碗馄饨，直到一个月后，父亲、母亲回来。阿姨是留在我记忆深处，母亲之外的第一个女人。每次送碗回去，都会看到一个干净、整洁的灶台，案几上光洁透亮的馄饨皮，小盆里散发着葱香味的馄饨馅。

走出灶台左侧是狭窄的院落，太阳熠熠的光芒倾泻而下，亮堂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一棵低矮的桂花树，散发着馥郁的幽香，伴着清凉的风，走得很久，很远，一如岁月。